

青春岁月



三十多年前的夏收回忆

张远翠 文/图

看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拍摄夏收的几张照片，感慨万千。悠悠岁月，那时还不到二十的小伙子，如今已到不惑之年，目睹了社会飞跃的变化，现在回忆起来，好像是做了场梦。

记得小的时候，那年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夏收，那时节一到夏收，家在农村的孩子便有幸多过一个假期，放上十天长假，说是放假，还不如说是叫娃们尝尝大人的辛苦，冒着炎热的天，还要帮大人在地头拉麦时推麦车、拾麦穗、碾麦翻场，多少还能给家里挣上几分工分，一个星期过后，娃娃脸晒得黑黑的，就和卖炭翁一个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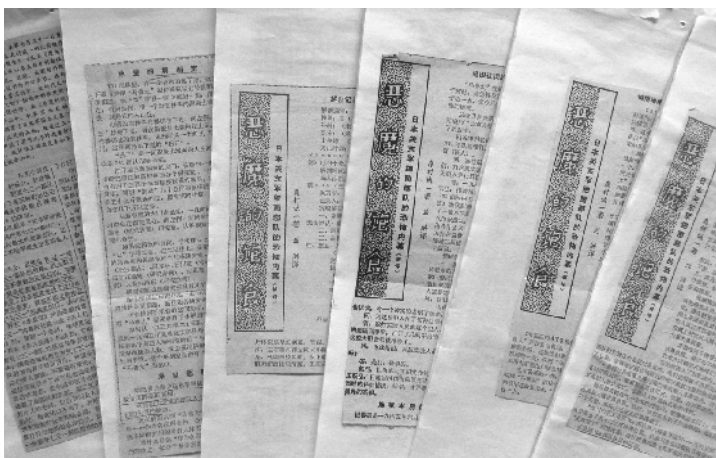
记得有次，生产队怕有人偷拿集体的麦子和为阻止社员私自到田里给自家捡麦穗。给我们一伙娃分了个还轻松的“差事”，手持红缨枪，站岗当“红小兵”，驻守村口，还不停地挡住一些“可疑的”社员检查一番，用那时的话说就是保卫夏收，保卫毛泽东革命思想路线，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你看娃们头戴草帽、戴上大红袖章，个个那神气，那舒坦，那样令人羡慕，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这也是那时时代的产物。无事的时候，大人们常常说起过去的这些事情，让孩子们像听天书一样的不可思议。

还有一年的夏收，干得最累的话就是帮大人赶牲口碾麦子，一会用叉挑麦秸翻场，一会用秸叉、推板打扫战场，把碾好的麦粒收拾到一块堆成一大堆，忙得真是“鬼吹火”，累得直不起腰，懒洋洋地躺在麦秸上，直等到晚上来了大风，再帮大人拉下手扬场。这时候，你看那扬场的把

式，趁着月色，使得一手“左右掀”，不一会，干净黄黄的麦子就堆成一大片，才算是结束了一天。

最美还是盼夏收，搁在那时，就是一句话——“放开吃、能吃饱”，每年夏收，生产队为了赶进度，不耽误时间，都要开办大灶，几乎是天天油饼、油条、大肉熬菜、叫你尽饱吃，这才叫“跟上碌过个年”，一个忙假过后，脸黑了、吃饱了，也知道农民多么辛苦了。我至今记得，我所在的生产队人多地少，每人平均不到8分地，到夏收后，交过公粮，每人还要按照工分争得多少，才给你分口粮。在最困难的文革中，那年我和我母亲两人口人仅仅分到225斤粮，每年还得国家照顾的“返销粮”和“救济粮”，紧巴巴地糊口过日子。

改革春风吹遍城乡，土地包产到户了，加上风调雨顺，一年两料，一下子够吃了，再加上外出打工干干小活，娶上了媳妇，不但还清了多年欠队上“超支借款”，慢慢也有了积蓄，家里盖起了小楼房，有了电器、手机、摩托直到小车，走向小康人家。改革开放后，有了钱，兴趣也多了，当年买了台115元的双镜头“海鸥”照相机，从那时爱上了照相，走在乡间地头，咔嚓咔嚓，把三十多年前的夏收作为一段历史的影像，深深地存贮进我的心底。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成长、进步，也亲眼见证、亲身感受着改革开放事业惠及民生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享受到党的惠民政策的实惠，生活越来越富裕，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就像耕耘的蜜蜂采的花蜜越吃越甜。



图片故事

剪报中记录的恶魔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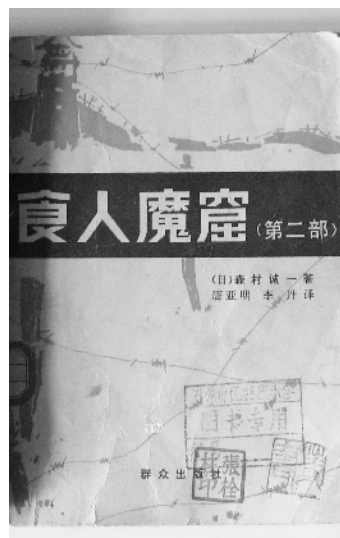
栓柱 文/图

多年来，我一直喜欢集报剪报，并时常分类粘贴装订起来，以便查阅。像连载形式的剪报，早年我装订了几个小册子。前些年时间查阅与抗战相关资料时，我就拿出了1982年从《北京日报》上剪贴的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撰写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即日本“七三一”部队暴行)小册子。

当年，能剪贴下这个小册子，是因为我在单位办公室工作，有优先阅读单位订阅的报刊条件。那年月，报刊种类也不

多，类似森村诚一撰写的这种作品(书)，不但没见过，书店也没有。所以，在报纸上能看到类似的连载作品，总要想办法剪贴下来。当时看到《北京日报》连载《恶魔的饱食》的文章后，我就每天盯着送报的邮递员，报纸一送到我就先把《北京日报》收起来，等大家说都不看了我就剪下来。经过40多天盯守，终于剪贴下这个记录日本军国主义恶魔暴行的小册子。

前两年，我在一个书摊又意外看见并买下了森村诚一撰写的



《食人魔窟(第二部)》。该书是继第一部(即《恶魔的饱食》)之后的又一部以“七三一”为题材的作品。这本书不但记述了作者查阅审讯细菌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的记录，还附有“七三一”设施图及“平房的细菌战活动”等资料；出版时间是1983年。

每次翻阅剪报《恶魔的饱食》和小说《食人魔窟》，我都会被日本军国主义恶魔般的暴行所震动。我们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

家庭相册

为儿做“贼”的母亲

李荣欣 文/图



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春天，我家断粮，为了活命，十来岁的我和母亲一起，天天到处寻找着挖野菜。

一天下午，夕阳西去，母亲和我，正背着挖来的野菜匆匆往家赶。路过村子里的粮库时，多日没有吃到正经粮食的我，瞅着那黄灿灿的玉米粒，双腿灌铅似的，再也迈不动了。母亲左哄右哄我就是不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母亲只得跑到麻袋旁，伸手抓了一把玉米粒塞到我的手心。

就在地拉着我要走开时，一只大手突然钳住了我，我吓得哇哇哭了起来。母亲对他说：“你别怪孩子，这玉米是我抓的，要打要罚俺都认。”看着瘦骨嶙峋的母子，似乎唤起了那彪形大汉的怜

悯心。他说：“也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把这儿的地扫扫再走。”

于是，母亲拖起同她体力已不相当的大扫把，从台阶上扫到院子里，从院子里扫到门前。直累得她满身是汗、东倒西歪。直到夜色网住整个村庄的时候，母亲才终于把偌大的院落给打扫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母亲没有咽下一口饭。待我啜泣着睡下后，她坐在我床头，用粗糙的双手不停的在我脸上、头上摩挲。似乎有什么话语要对我说，可她始终没吐出一个字。

母亲对儿女的爱，是那么的真挚，为了儿女，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可作为她的儿子，我却终不知如何来报答她的舐犊深情。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为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